

老千
著

花开是有季节的，
但你要寻一个记忆中的人，
却有可能一年，一生。咫尺，天涯。



JIANGNAN WAIZHUAN

江南外传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江南外传 / 老千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339-5180-4

I. ①江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51274号



JIANGNAN WAIZHUAN

老千
著

江南外传



NLIC 2970701724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南外传 / 老千著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1.6
ISBN 978-7-5339-3189-6

I. ①江… II. ①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71249号

责任编辑 闻 艺
特约监制 孟 玮 舒 以
策划编辑 马昭雯
封面设计 八牛·设计 

江南外传

老千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本 880×1230 1/32

字数 370千字

印张 11.5

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9-3189-6

定价 28.8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楔子 西窗月

此刻，我端坐在谷中的石凳上，把玩掌中的碧釉瓷杯，抬眸扫了一眼跟前来人，悠悠道：“公子为何而来？”

柳絮纷飞，三两青竹翠叶落在那一身青衫上。他稍一弹指，衣袖上的竹叶若蝴蝶翩扬，眸中粲然：“阁下是药王谷谷主？”

我剥了剥指甲，拂了拂琴面，赏了赏庭中花，望了望天边云，从旁拿了点鱼食撒在小池中，十分风雅地清了清嗓子：“嗯哼……”

澄澈的池水中映着谷主我的万千仪态，赫赫生威。

“久闻药王谷谷主夏神医乃一俊逸出尘翩翩公子，今日得见，果真风华绝代。”

执起茶碗抿了一口，衣袖遮掩下，传说中风华绝代的我，笑了。

放下杯盏，气定神闲道：“清香醇郁，上好铁观音。兄台不如同桌共饮？”语罢，给他倒了一杯。

他撩了衣角坐下，应道：“多谢谷主。”

接着，垂眸扫了扫茶水，小品了一口，旋即眉一挑，笑得春风拂面：

“谷主是性情中人。今日在下来，实不相瞒，是想拜谷主为师。”

我正襟危坐，指尖摩挲在碗沿处，随意问道：“不知兄台家中有几房妻妾？”

他身形一顿，道：“我还未娶妻。”

低头掸了掸袍衫上的竹叶，我托腮思索了一番：“兄台眼下多少年岁？”

“二十有一。”

我朝他嫣然一笑：“在下十八，兄台怕是有所不知，药王谷不收比我年纪大的弟子。”言毕，扼腕叹息道，“无缘，兄台请回吧。”

他顿了一顿：“我从未听闻有此规矩。”

我掩口打了个呵欠：“自然，今年刚添上去的。这每日来我药王谷拜师的人不计其数，若不立下规矩，药王谷早就被踏平了。兄台，不凑巧啊不凑巧。”

“如此，真是憾事。我打江南来，不远万里，久仰夏神医盛名，今日是来答谢夏神医的救命之恩。”他打开手中的竹骨纸扇，轻摇了摇。扇面上浅墨勾了枝桃花，两三朵浓淡，蘸水开；花下印一篆章，题的是个孤字——“楼”。

我倾身向前，仔细瞧了一瞧，在心里掂量了一番，再凝神看这眼前人：锦衣玉带，容貌清雅，嘴角稍提，举手投足间不掩风流。

江南楼家七公子，摇扇笑桃花，持袂踏流云。

心内一顿，我问道：“兄台，莫不是扬州三少之一的楼七扇？”

来人眼波一转，朝我谦恭有礼作了个揖：“楼某不才，正是楼西月。数月之前，家父幸获夏神医一粒丹玉丸方能压制奇毒，今日亲自来药王谷登门道谢。我一直对夏神医的回春妙手敬佩不已，既然没有师徒缘分，楼某只能献上此四方祥玉以表谢意。”语罢，他眼神示意了一旁的随从，有人呈上来一只锦盒。

我震惊，起身，挥掌一拍桌子，直接将茶碗拍翻了，豪迈道：“且慢，既然兄台如此诚心，今日在下便破例收你为徒了！”

若是能将赫赫有名的楼七扇纳于门下，我当真是大大地有了一番作为，日后行走江湖，我便能以“夏神医的关门弟子，楼七扇的衣钵之师”自居，替药王谷开枝散叶，从此名扬中原，独步一方，永垂青史，不亦乐乎。

他一顿，稍稍疑惑地打量我。

定了一定，我朗声道：“咳咳，在下方才认真地对楼公子瞧了一瞧，发现有眼缘。且说这‘缘分’二字，可遇而不可求。我，齐……夏景南阅人无数，今日一见楼兄，方觉得似曾相识，疑是故人。有缘啊有缘……”

他不语。

我仰首干干一笑：“今日风和日丽，万里无云。好日子呀，好日子，宜拜师。”

他抬头望了望天，良久无言。

我锁了锁眉头，沉吟道：“啊，我竟是忘了，此时本要去山上采无叶草炼那起死还魂丹。”

终于，楼西月被打动了，团团一抱拳，郑重道：“我楼西月今日能拜夏神医为师，实乃三生有幸。”

他说得煞有介事，好像要卖身一样。

我一本正经道：“好，既然楼兄有心入我药王谷，行了这拜师之礼，往后我们便以师徒相称。”

楼西月收了扇子，笑道：“弟子楼西月拜过师父。”

我肃穆道：“西月，在下收你为关门弟子，必将医术倾囊相授。只是药王谷拜师之礼甚为复杂，须得三叩九拜以示其诚，七日斋戒以去其尘，拔谷中杂草以炼其志，抄写药书以修其为人。”

楼西月面容一僵。

我转身，负手而立，语重心长与他道：“药王谷不像其他门派有那么多缚手缚脚的清规戒律。但有一条，乃是精髓，你要时刻牢记于心。”

他惑道：“什么？”

我颌首从容道：“处世要淡定，看透生死，拈花一笑。”

天幕施施然划过一道闪电，一声惊雷炸开，回荡在谷中。

我朝楼西月仙风道骨一笑：“那么西月，开始行拜师之礼吧，就从三叩九拜开始。”

时值三月，桃红柳绿，我趁师父出谷之际收了楼西月做药王谷第三代弟子，成了我一生当中最辉煌的壮举。试想，我在年方十八的时候，就已经有此登峰造极的作为，不可谓不是一代风流人物。

数年之后我俩在酒楼喝酒吃肉，怅忆往昔，再谈及此日情形，楼西月相当不屑道：“我早便知道你有猫儿腻。”

我一滞：“此话怎讲？”

他瞥了我一眼：“你当时喝的是玉骨香。”

我环顾左右：“哈哈，哈哈，玉骨香和铁观音都是好茶啊，清香醇厚，一时难辨罢了。”

楼西月挑眉，夹了箸菜咽了，再淡定与我道：“玉骨香是酒。”

我心中甚感宽慰，原来楼西月在入谷之前就已经深谙药王谷的精髓之道。我，果然目光如炬。

西风起，草碧波。

我犹记得当日楼西月扇子上的那枝桃花画得极妙，栩栩如生，好似要伸到我跟前来。



CONTENTS · 目录

楔子	西窗月 · 001	十三	南阳乱 (一) · 081
一	烟花醉 · 001	十四	南阳乱 (二) · 086
二	绿萼凋 (一) · 010	十五	南阳乱 (三) · 092
三	绿萼凋 (二) · 020	十六	东海决 · 099
四	绿萼凋 (三) · 026	十七	琥珀光 · 105
五	绿萼凋 (四) · 031	十八	古道边 (一) · 111
六	绿萼凋 (五) · 037	十九	古道边 (二) · 117
七	蟹黄肥 · 042	二十	狼毒杀 (一) · 124
八	梅沁雪 (一) · 048	二十一	狼毒杀 (二) · 130
九	梅沁雪 (二) · 056	二十二	狼毒杀 (三) · 135
十	梅沁雪 (三) · 063	二十三	狼毒杀 (四) · 141
十一	梅沁雪 (四) · 070	二十四	狼毒杀 (五) · 147
十二	梅沁雪 (五) · 075	二十五	狼毒杀 (六) · 152
		二十六	狼毒杀 (七) · 158



二十七	狼毒杀(八) · 163	四十三	镜中花(四) · 264
二十八	狼毒杀(九) · 171	四十四	镜中花(五) · 270
二十九	荷花亭 · 176	四十五	镜中花(六) · 280
三十	女儿红 · 182	四十六	试灯风 · 286
三十一	相思棠 · 187	四十七	流沙暗(一) · 292
三十二	金陵夜 · 192	四十八	流沙暗(二) · 298
三十三	堤上柳 · 199	四十九	流沙暗(三) · 304
三十四	乌纱舫 · 204	五十	流沙暗(四) · 309
三十五	紫金泉 · 210	五十一	流沙暗(五) · 314
三十六	银裘暗(一) · 217	五十二	梦几何 · 318
三十七	银裘暗(二) · 224		
三十八	举樽笑 · 231		
三十九	绿蚁醅 · 240		
四十	镜中花(一) · 248		
四十一	镜中花(二) · 253		
四十二	镜中花(三) · 259		

一 烟花醉

药王谷地处离国边远之地，碧波暗浪的十里竹林，溪水蜿蜒，谷风幽幽，蒹葭苍苍，当真是与世隔绝的一方净土。

谷里住了三个人：我、师父和周三公。

初见周三公的时候，他捋着胡子很慈祥地看着我，同我心中土地公公的模样不谋而合，让我不由得惊为天人。

我彼时初来乍到，非常重视搞好谷内关系。于是师父炼药的时候，我便寻把凳子陪在三公身旁，他会和蔼可亲地同我追溯很久以前的那些故事。

三公说：“很久以前，药王谷是一片小桥流水人家，飞鸟在天，晚风徐徐，姑娘们洗衣浣纱，低吟浅唱。”

我问三公：“那为何现在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了？”

三公答：“斗转星移啊，斗转星移。”

三公还说：“那时候有个小娘子扎一方青花头巾，总是要路过我的窗前。”

我问三公：“然后那小娘子嫁作他人妇了？”

三公答：“斗转星移啊，斗转星移。”

此后三公讲故事的时候，我大多都闭眼睡觉。

其实在我心底一直力求无视三公的存在。因为如果没有他的话，这些年来在这个偌大的药王谷里，就只有我同师父两个人孤男寡女，朝夕相对，独处一方。

怀着这个念想，我经常情不自禁地将他遗忘。

楼西月入谷以前，我是这里唯一的女人；他入谷之后，情况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。

但他为药王谷人均名声的提升作出了难以言喻的贡献。

江南楼氏是个很显赫的家庭。

玉罗门前门主楼玉凤，以楼家剑在江湖上负有盛名，十几年前退出江湖纷争，转而打理楼家生意，眼下是江南数一数二的商贾人家。

青花娘子，楼玉凤的夫人，一袭朦胧青衫、一支妙音玉笛，引无数江湖侠客前仆后继。这二人金童玉女，情意绵绵，诞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个子嗣。

里头尤以七公子最为养眼，采天地之灵气，聚日月之精华。传说将他爹的风流倜傥、他娘的顾盼生姿演绎得淋漓尽致、惟妙惟肖。七公子最擅长以那柄桃花竹扇打动世间女子芳心，在那女子心神荡漾之际，“持袂踏流云”而去，深谙若即若离、半遮半掩之道。

当然，传言总归是传言。见着了楼西月，我觉得他潇洒是潇洒，但是，不及我师父。

眼下，我领着楼西月在谷中溜达：“西月，此处便是我药王谷的花草苑，种了些药材。往后我一桩桩告诉你药性。”

楼西月打着扇子走走看看，停在一株紫茎草旁，道：“这棵草脉纹呈血色，乍看之下，倒有些像人的经脉。”

“这是紫茎草，能解寒毒。初食之后，短期会心智紊乱，易入梦，且梦境极美，多是人心埋藏至深的愿景。所以说，此草既是解药也是毒药，若是沉于梦境不肯醒来，便是生生夺人性命了。”

天幕阴沉，远处的芦苇拍起一片云海，我轻声道：“紫茎草也唤作烟花醉。”

楼西月漫不经心道：“烟花醉，好名字。但愿暂成人缱绻，不妨常任月朦胧。”

我赞道：“啧啧，西月不愧是风月场上的老手，淫诗艳词信手拈来啊。”

楼西月抬眼看我，说：“……”

绕了一圈下来，已近亥时，垂垂夜幕，星云邈邈。

我回到屋中，掐指一算，师父出谷已经四十九天，杳无音信。我心中

十分挂念，提笔写了封措辞严谨的信，大意是：

师父不在的日子里，我每日挑灯夜战，头悬梁，锥刺股，认真地抄写医书，并且将谷中的杂草拔得一千二净，且因为解了一个疑难之症，又一次提升了药王谷的名声。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再接再厉，将药王谷发扬光大，在师父回谷之日，必定能见到一个井然有序、蒸蒸日上的药王谷。之前师父交给我清扫药池的任务，我那时候说完成不了，但现在发现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”，敬请师父放心，我一定会将药池清理干净。周三公一切尚好，我也一切尚好，不知道师父何日归来？

除了最后一句所说的，其他活儿都是楼西月干的。

其实我真正想写的，只有最后一句话。

我将信折好，出门放到大风嘴里。

大风是师父养的一只白肩花雕，内心纯良且十分低调。与那些振翅飞翔于广袤苍穹，巢营于高山峭壁上的猛隼不同，它从来不以自己是只雕为傲。

相反，大风一直将自己定位于一只吃素的大鸟。

结合大风的种种特性，我以为将它用作防御坐骑十分不可行，在深入浅出地研究其功用之后，我赋予了大风一项光荣的使命——送信。

别人送信用信鸽，我们送信用大风，全面地体现了我谷的豪情万丈。

思及此，我很自豪地拍了拍大风。看到它扑扇了一下翅膀，一声长啸之后，直上云霄。

皎皎星汉，明月落霜。

我突然后悔了。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师父，日后或许会被师父留下来偶尔翻翻，其实我应当更直白些，这样才能有收藏价值，最后一句应当换成：师父，我想死你了啊。

我怀着莫大的遗憾躺在榻上，恍惚中做了个梦，梦到一幅水墨画，有个着锦服的公子衣袂翩翩地立在江边。风萧萧，浪滔滔，江南的三月，草长莺飞，啼血杜鹃映山红，宛若沉沉夜幕绽放的迤迤烟花。

他对我展颜一笑，声如润玉：“小香，过来。”

忽然他身后万丈浪起，势若腾龙，汹涌而至。

天际昏暗，雷电交加，再一看，那公子已经不见了。

这个春梦和梦魇，就在一念之差啊。

我从梦中惊醒，仔细思忖了一番，这位公子的容貌我记不清晰，心头却隐隐作痛。我穿上一袭长领外袍，将头发松松绑起，对着铜镜，将那层男人的面皮贴在脸上，慢悠悠地踱步去寻三公。

晨光熹微，晓日初悬，东方遥远的天际悄悄露出了朝晕，染红了一角烟霞。

走到三公屋前，他端坐在院中，眼前一株凤凰花，开得很娇艳。他细细地摸了摸花瓣，摸了摸茎叶，摸了摸那叶脉上的沙子，陶醉其中。

佛说：一花一世界，一草一天堂，一叶一如来，一沙一极乐。

三公，是在思考芸芸众生的旦夕祸福。

我坐到三公身旁，与他大致讲了讲梦境：“你帮我解解呗，这是吉兆呢还是凶兆？”

世人常说“周公解梦”，我一直坚信，周三公和周公必然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关系。

三公缄默了一盏茶的时间。我合上眼睛快要睡着的时候，他启口道：“牵肠挂肚啊，牵肠挂肚。”我抬起眼皮瞥了他一眼，哼了一声，就着阳光，再补个回笼觉。

很久以前，我也曾做过这样一个梦。那时候我只有十三四岁，是个总角女童。梦中隐约有个年轻公子，托着我的后脑，用青花瓷勺将一碗汤药缓缓喂到我口中。在此之前，我总是极冷，无论用多少棉褥裹着，都抵不住寒意自四面八方一分一毫侵蚀我的心。但那药浆顺着喉咙流下去，好似有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。

我幼时，有个妹妹，叫齐笑。齐笑总是会将我团团抱住，对我说：姐姐，小笑在这里陪你，要是还冷的话，我就去拾点树枝生火。我们俩就这么相依为命，浪荡在江南的大街小巷中。偶尔顺手牵羊得了只钱袋，我便会给齐笑买糖人吃。饥困潦倒的时候，齐笑会翻墙到大户人家偷摘果子，然后我俩劫富济贫，坐地分赃。

那时，戏班子红红火火演着一出折子戏——《霸王别姬》。我和齐笑

便跨坐在院墙上，对戏台上那群红白脸进行俯瞰众生的围观。

我捂住心口，对齐笑慷慨悲壮道：“虞姬啊虞姬……本王没了你，可怎么活啊？”

齐笑乐得咯咯直笑，做娇羞无限状：“霸王啊霸王，只愿君心似我心，此生无缘，来生再见了……”

我满目疮痍，生不如死状：“哦……虞美人既死，本王也不要活了。子啊，收了我去吧。”唱毕，我猛一甩袖，激情不已。只觉得眼前有物事闪过，我一摸袖管，里头空空如也。院中平地一声惊雷：“谁？谁扔的鸡蛋？”

我赶忙拉着齐笑一路飞奔。那江边的柳枝飘扬，那天上的白云飘飘。

可是，有一日，我醒来的时候，草棚里湿湿凉凉，却没见着齐笑。我赤着脚反反复复踏遍了城中所有的青砖小道，在大户人家挂着大红灯笼的门前伸长了脖子盼来盼去，却再也没有见到她。入了夜，寒意如针锥一般扎在我四肢百骸，如百万只蛾蚁啃噬我的心肺。我在黑暗的草棚中抱膝蜷作一团，再没有齐笑替我生火取暖，苍茫大地只余了我一人。

夜黑风高的夜晚，我昏昏沉沉入了梦。华梦初醒，身旁有“噼噼啪啪”火燃声，我挑起眼皮，模模糊糊看见个人影，手执了根树枝拨着火堆。

我张嘴唤了声：“小笑……”

那人转头，只着了白色中衣，火光在他白皙的肌肤上打下阴影，一跃一跃的。他俯首看我，眸若深潭：“你好些了吗？”

我睁眼想起来，身上的外袍滑落，是一袭绛紫色嵌金锦袍。我盯着他看，看了约摸半炷香的时候，他抿了抿唇，有些笑意：“我很好看？”

我真诚地点了点头：“特别好看。”

他含笑将外袍穿上，那袍子与他的气质浑然天成。他在腰间系上一条镶玉银色宽带，接着迈步要走。

我急了，一把拖住他：“你是哪位大神？叫什么？”

“我叫安辰。我不是神仙，方才你病了，我给你治好了。”

我拽住他的袍角：“哥哥，你像我的亲人，你能不能带我走？”

他摸了摸我的头：“不行。”

我打滚：“我病没好，浑身都痛。心肝脾肺脏痛得无边无际。”

他哈哈一笑：“我不能带你走，我不是扬州人，只是顺道路过。”

我含泪啜泣：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。哥哥，我能上树、能爬墙、能种田、能收菜。你可不可以收了我？”

他低低地笑，笑声如丝竹般悦耳。

安辰偏头看我道：“你是谁家的丫头？”

我紧张了，想到要同他说我的名字，心中莫名抽紧：“我叫齐香，香蕉的香。齐天大圣是我老祖宗。”

安辰抿了抿唇，笑道：“小香，过来。”

他眼角稍弯，笑的时候眸中好似落入了星辉。窗棂处透过来一束泛金的阳光，炫目得让我睁不开眼睛。

枝丫初绽，斜阳染草。

安辰没有给我一个名分。他就是在酒楼请我吃了一顿，婉转地与我表示，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，带上我非常不方便。我宽慰他，无论他做什么，我都只会淡定地观看。

此后我跟他后头，十里八乡寸步不离。他吃饭，我看着；他喝水，我看着；他治病，我看着；他如厕，我在茅厕外头看着。我发现他喜欢抿唇，往往有什么事惹他开心了，他就会轻轻抿一抿，然后在唇角绽开一抹笑颜，我觉得漫天花开的三月扬州也无可比拟。

江边赏柳，他信手拨了拨琴弦，与我道：“小香，我还有事要办，真要走走了。”

我顿时失落了，轻声道：“可是我舍不得你。”

安辰摸了摸我的头：“很多人，你都会舍不得，但不是所有人都要留在身边。”

我在身上摸了摸，没有东西可以留给他作信物。于是，我蹲下身在岸边摸了块鹅卵石，用袖口擦干净，在上头亲了一口，然后递给他：“你能不能留作纪念？”

他点了点头，接过石块转身走了。

我偷偷地跟在他后头。其实，说不跟着他，和跟着他但不告诉他，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后者的效果大好。比如我可以在某个风花雪月的日子，突然出现在他面前，然后故作惊诧地同他道：“公子，我们真是有缘啊！”我还可以将他喜爱的东西摸透，然后悄无声息地送给他。我还可以在偷窥他两三年之后，抽泣着告诉他：“我其实已经注意你很久很久了。”

但是，在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里，安辰终于天遂人愿地入了一家青楼。我蹲在门口痴痴地等，七天七夜之后，我顿悟了两件事：第一，他先不说办事不方便带着我，原来是为了逛窑子。第二，我将他跟丢了。

我后来想了想，其实安辰真的想走很容易，最有可能是他碍于风度翩翩的气质，遁走太损形象了。

齐笑走了，安辰也走了，我从此遗世而独立。听《霸王别姬》的时候，我莫名地心酸。我早恋了，别人都在青梅竹马的时候，我已经经历过一次生离死别了。这让我沧桑。此后，每每有人在耳旁谈及自己悸动的青春，我便凑过去问一句：“你情动的时候，几岁？”

问得多了，发现我不但早恋，我还早熟。

因为好多姑娘会娇羞如芙蓉地回答我：“人家不知道情动是什么啦……”

我不甘心，后头一年多的时间里，我踏遍山川，一家一家问过去。安辰这个名字如石沉大海，无人知晓。我经常在幕天席地之时，望着满天星辰，想起他抿着嘴唇，对我道：“小香，过来。”

我还会想，安辰到底会不会记得我？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在这个世界某个地方偶遇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

我在脑中幻想了无数次我们相遇之时的场景，可惜，那无数次，没有一次是对的。

越往西走，便常常听得别人说，药王谷有位神医，妙手回春，死人也能把魂捞回来。我一想，安辰也是位大夫，他医术很好，业内人士没准会认识他。

于是，我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披星戴月，寻到了药王谷。入谷之时，有位男子，乌发素衣，他背对着我，在同一位须发苍白的老人家下棋。谷中扬起一阵清风，将他的发尾吹起，好似一股清泉沁人心脾。

我大声道：“请问神医在不在？”

他执起一颗白子落下——“啪！”清脆的棋子落盘声。接着，转身，那一刹那，我差点泪如雨下——他，就是我寻了这么久的安辰。

他望着我，面上云淡风轻，问道：“姑娘要找我？”

我一时怔住，身子像被定在原处。眼前的人，和安辰长得一模一样，可是他的眸中没有丝毫起伏。我在想，一年多不见，我已经长高了许多，或许他不记得了。

我相当兴奋，凑上前去，对他笑道：“安辰，我是齐香。一年前在扬州，我们见过的。”

他淡淡一笑，执起石桌上的茶碗，抿了一口，声如溅玉：“我叫夏景南，你认得我？”

我迷惑了，他只用帛带在脑后将头发束起，穿了一袭素白布衣，同先前锦衣玉带的安辰判若两人，而且他说他叫夏景南。

忽然，那石桌对面的老人家叫了一句“啊——”，接着，一掌自拍脑门，哀号道：“我输了。”

夏景南同那老人家道：“三公，这局棋已经下了三天三夜。你去歇一会儿吧。”接着，他抿了抿唇。那抿唇的动作和安辰简直如出一辙。

我确定了，即便换了个发型换了身衣裳换了个马甲，他是安辰真身无疑。

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想安辰是不是精神分裂了。

我想留在他身旁，却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。我怕他像一年前拒我于千里之外，末了再换个洞默默地隐居。然后我再花个一年两年去追他，这样你追我赶的，不免蹉跎了我们许多无辜惨淡的青春。我思来想去，终于琢磨出个折中的法子来。趁他现在装失忆，我可以拜他为师，我可以在这药王谷里替他浣衣做饭、捶背按摩，也可以接替他的衣钵，济世安民。

我与他说了这个意图后，他徐徐道：“我不收女弟子，姑娘请回吧。”

我态度诚恳地表示，是男是女真的不重要。我引经据典，说了许多孔武有力的事实：女有花木兰沙场点兵，男有俞伯牙为子期断琴。所有男人能做的事我都能做，但所有我能做的事，男人未必能做到，比如生孩子。

重男轻女已经是过去，退一万步说，实在是碍于礼仪，我就扮成男人。

可能是我说话的时候太急，师父怕是没有听清楚前半段，只捕捉到了最后一句。这日晚些时候，他递给了我一个男人的面皮。我心领神会地将那面皮贴在脸上，从此，以男人的嘴脸活在世上。

第二日师父见着我的时候，着实有些惊愕：“你怎么这副模样了？”